法言義疏

法言義疏十五

吳　汪榮寶撰

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忠乎曰斯以留客〔注〕秦嘗欲逐諸侯之客斯上書以爲不可秦聽之是一事忠也至作相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注〕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爲宰相不能諫止而從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矯廢扶蘇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暴斯諫之而見怒恐誅作督責之書以阿二世之意此諸事皆非忠直也霍〔注〕漢大將軍霍光曰始元之初擁少帝之微摧燕上官之鋒處廢興之分堂堂乎忠難矣哉至顯不終矣〔注〕顯光

之夫人名也毒殺許皇后光心知之而不討賊李斯讒忠胡亥極刑者史記李斯列傳云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乃求為秦相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秦王乃拜斯為長史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胡亥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趙高恐大臣入朝奏事乃說二世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平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魯仲連鄒陽列傳載鄒陽上梁孝王書云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斯以留客至作相者斯傳云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

産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
逐客之令復李斯官集解引新序云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按地理志京兆
尹新豐秦日驪邑晉義作相息亮切百官公卿表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有左右
按始皇本紀及斯傳皆不言斯以何年遷丞相始皇二十八年琅邪臺刻石猶書丞相隗狀丞相王綰卿李斯
則斯之爲相必在是年以後而斯傳載二世二年斯從獄中上書云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梁氏志疑云
始皇二十八年李斯尙爲卿本紀可據疑三十四年始爲丞相則相秦僅六年若以始皇十年斯用事數之是
二十九年亦無三十餘年也燊謂李斯入秦在莊襄王末年共爲長史在始皇初年故本傳云用其計謀二十
餘年竟并天下此云三十餘年乃自仕秦之歲計之謂自仕秦至爲相凡治民三十餘年非謂爲相三十餘年
也留客者留之客以留客至作相謂以既逐復留之客官至丞相也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者狂人謂方士
史記封禪書云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
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

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按始皇二十九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三十二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三十七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晉義從浮才用切立趙高之邪說殿沙丘之正者斯傳云三十七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高乃詐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

聖斯曰斯上蔡閭悲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人臣

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觀歸方令天下之

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為戮紂殺親戚

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者安足為謀高曰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

世世稱孤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

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始皇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沙丘臺在

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又云平鄉縣東北四十里按在今直隸順德府平鄉縣東北阿意督責者斯傳云李

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郡已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

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

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

竭任以徇其君矣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惟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

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督責之術設則
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
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日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
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為忠臣二世日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焉用忠者司馬云於此數事皆不忠欲於何所
用其忠乎按斯傳太史公曰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
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末乃與俗議之異義與
此文同霍者漢書霍光傳云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
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
姊子貴幸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迺將光西至長安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
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後元二年以光為大司馬大將
軍遺詔封光為博陸侯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光薨謚曰宣成侯始元之初治平本作始六之詔書

義出始六世之詔云天復本作始元之初司馬云李本作始六世之詔宋吳本作始六之詔秦校治平本云始
六之詔六下當有世字胥義及集注皆可證此修板去世字非其舊按今治平本始六之詔六字占二格寶改
之迹顯然然始六世之詔義不可通天復本作始元之初當是舊本如此蓋隸體元六形近易誤詔初上形徵
同初字漫漶遂誤為詔校書者見始六不詞又於六下鐫增世字是宋吳所據尚較治平初刻為近古錢本亦
作始六之詔無世字蓋元豐監本所據與宋吳所據同今治平本修板復去世字者當是後校者又據元豐本
改之耳溫公以為李本作始六世不知此乃治平刻之誤非弘範舊本有然天復本亦李本也今據訂正孝昭
卽位明年爲始元元年始元七年八月改元是年爲元鳳元年則始元之初者謂孝昭之初年也推少帝之徵者
光傳云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
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
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
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

賓服擢燕上官之錄者說文擢一曰折也昭帝紀云元鳳元年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光傳云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倢伃數月立爲皇后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閒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亦慙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書奏帝不肯下有詔召大將軍光入上曰朕知是書詐也而上書者果亡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處廢興之分世德堂本廢興作興廢光傳云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郎

日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議者皆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送至昌邑邸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光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句民閒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迎曾孫封為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為孝宣皇帝堂堂乎忠難矣哉者司馬云堂堂勇貌言此皆霍光忠於社稷之事人所難能按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

矣皇疏引江熙云堂堂德宇廣也仁行之極也難與並仁蔭人上也然江熙之意是子張仁勝於人故難與並也按法言此文正用論語明以難爲難能之意是江說即本子害乃古義也至顯不終矣者外戚傳之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當入宮侍皇后疾顯因生心辟左右謂衍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成君即得爲皇后矣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驚鄂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爲光傳云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及顯寡居與子都亂晉灼注引漢語云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素與馮殷姦也顏注云殷者子都之名周氏校補云竊以情事推之疑東閭氏無子僮一女爲上官安之妻顯生子霍禹故光以爲後妻光薨後禹奉其母爲太夫人遂縱所欲也司馬云光知妻顯爲邪謀而隱蔽不言忠不終矣按光傳贊曰霍光以結疑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證形於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亂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

不可奪遂匡國家定社稷擁昭立宣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語忿全本此文 注秦嘗至忠也按弘範識斯以留客句絕而解爲此一事爲忠賢乖文義司馬云因上書留客爲秦王所知始用事以至爲丞相亦未得其旨 注斯爲宰相按世德堂本按作下 注衍也字注作督責之書按世德堂本作上有乃字 注皆非忠直也按世德堂本無也字 注漢大將軍霍光按錢本無漢字世德堂本此注刪 注光心知之而不討賊按光傳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顏注云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即心知而不討賊之說

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注〕馮唐所知魏尙者爲雲中守擊匈奴有坐欲諫之故激文帝耳非平談也德〔注〕用士則闕之矣於德又何如曰罪不孥〔注〕止罪其身不收入妻孥宮不女〔注〕出宮人嫁之令

無怨曠館不新〔注〕仍舊制也陵不墳〔注〕葬於霸陵因山不起墳

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者司馬云面謂面折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云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音義廉頗滂禾切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云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明年秦兵遂困邯鄲自邯鄲圍解而燕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趙孝成王卒子悼襄

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後七年秦破趙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禦之秦爲反間言李牧欲反趙王乃使

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後三月王翦遂滅趙彼將有激也者唐傳云
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
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
歸而奏之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坐上功首
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
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親屈帝尊信亞夫之軍者世德堂本信上有以
字晉義信亞晉伸司馬云信與申同按五百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爲也屈伸字竝作詘
信疑親屈帝尊字本亦作詘後人改之耳絳侯周勃世家云絳侯卒子勝之代侯坐殺人國除文帝乃擇絳侯
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爲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
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
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

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罪不孥者孝文本紀云元年除收孥諸相坐律令集解引應劭云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並坐其家室今除此律宮不女者紀又云帝崩遺詔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云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凡七貌皆遺歸家重絕人類也紀又云孝景元年制詔孝文皇帝臨天下罪人不孥不誅無罪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是也館不新者紀又云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陵不墳者紀又云治霸陵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令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應劭云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也索隱云復音伏謂穿壙出土下棺已而填之

卽以爲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注馮唐至談也按世德堂本删此注注葬於霸陵按治平本作霸陽今依錢本改世德堂本亦作霸陵地理志京兆尹霸陵故芷陽文帝更名莽曰水章也水經注渭水篇霸水又左合滻水歷白鹿原東即霸川之西故芷陽矣史記秦襄王葬芷陽者是也謂之霸上漢文帝葬其上謂之霸陵上有四出道以瀉水在長安東南三十里

或問交曰仁問餘耳〔注〕陳餘張耳曰光初〔注〕有始無終竇灌曰凶終〔注〕竇嬰灌夫甚相親友不勝相助犯觸田蚡竝皆羅禍

問交曰仁者司馬云惟仁人之交不以利勢而以德義問餘耳曰光初者史記張耳陳餘列傳云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宦魏爲外黃令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陳餘復說陳王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

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塡之武臣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張耳陳餘說武臣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乃還之邯鄲竟殺武臣邵騷客有說張耳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陳餘怒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

趙國陳餘客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說田榮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不之國留傳趙王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爲趙王漢五年張耳薨謚爲景王竇灌曰凶終者魏其武安侯列傳云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爲詹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拜嬰爲大將軍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孝景崩太子立封蚡爲武安侯建元元年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及建元二年魏其武安以侯家居武安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

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以武安侯蚡為丞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灌將軍夫者穎陰人也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不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穎川橫甚民苦之請案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武安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

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聞即恚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司馬云竇嬰灌夫之交雖上不變其初然終以朋黨陷於大戮亦不足貴也君子義之與比注有始無終按張耳陳餘傳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即其義之

或問信曰不食其言〔注〕食偽請人曰晉荀息趙程嬰公孫杵臼秦大夫鑿穆公之側〔注〕此章全論不食言之德問義〔注〕既聞諸賢之信又問於義誰得曰事得其宜之謂義〔注〕義者得死生之宜也不得死生之宜者非義也若程嬰杵臼兼乎信義者也秦晉大夫可謂重食言之信蹈義則未也問信曰不食其言者公羊傳僖公篇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及者何累

也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解詁云不食言者不如食受之而消亡之晉荀息者左傳僖公篇云九年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晉獻公使荀息傳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杜注云荀叔荀息也公羊傳云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爲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

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趙程嬰公孫杵臼者趙世家云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趙孤名曰武於是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秦大夫嬰穆公之側者晉義嬰穆顏師古漢書注曰嬰謂所穿家藏晉在到切或如字按所引顏注見劉向傳左傳文公

篇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杜注云子車秦大夫氏也按秦本紀作[illegible]輿彼正義引應劭云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illegible][illegible]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illegible][illegible]黃鳥詩所為作也按左傳及毛傳皆以黃鳥為刺穆[illegible]以人從死此以三良從死為不食其言與應劭說同[illegible][illegible]本魯詩漢書匡衡傳云秦穆責信而士多從死亦以三良之從死為信匡學齊詩則此詩齊魯說同也事得其宜之訓義者祭義又大戴禮曾子大孝竝云義者宜此者也新書道術云行充其宜謂之義 注食偽按爾雅釋詁文王氏經義述聞云孫郭皆以食為虛偽之偽而證以湯誓之朕不食言章注晉語亦以食言為偽言皆非也食言者言而不行則為自食其言食者消滅之義非虛偽之義也哀二十六年左傳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若以食言為偽言則與能無肥乎之文了不相涉矣而梅氏書傳乃曰食盡其言偽不實正義曰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則前言為偽故通謂偽言為食言不幾於穿鑿而失其本指乎公羊傳陳疏云按傳十五年左傳我食吾言又哀元年傳不可食已杜注竝云食消也蓋言既出而復背如飲食之消與偽無異因謂食為偽此食言之本義其實食不得訓偽也榮按言出於口自無而之有食入

於口自有而之無言而不踐則言如未言猶取之既出於口者而復入之口故謂之食食雖非偽然食言之效無異偽言故因以食言為偽孫炎云食句言之偽也最為得之王氏以爾雅此條之偽皆作為之義因通食於飭而訓為治則眞穿鑿而失其本恉著矣　注既聞至誰得按孟子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趙氏章指云言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所求合義也然則不食言其言雖可行謂之信不必背信可謂之義故云又問於義誰得也　注若程嬰至未也司馬云程嬰自殺以報公孫杵臼劉向以為過恐亦未盡其宜按新序節士云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此溫公義所本然三良從死為成君之過左氏以為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荀息死難雖賢然解詁以為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程嬰之死則無此故弘範以為秉乎信義不必執劉說駁之也又按可謂重食言之信世德堂本作止可謂重言之信

或問季布忍焉可為也〔注〕季布為項羽將嘗困高祖高祖既立購之千金困迫乃為奴賣與魯朱家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注〕言能忍辱貪生者乃為之或曰當布之

急難明哲之如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項仕焉攸避

[注]荀患失之無所不至季布忍焉可爲也者史記季布欒布列傳云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迺髡鉗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幷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辭之官太史

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此季布忍焉之說忍謂受辱而不羞也音義出焉可云於處切下同則以焉屬下讀司馬云季布勇者乃至髡鉗為奴安能忍恥如此亦依音義讀為說似失其義可為也者陶氏鴻慶讀法言札記云也讀為邪按陶說是也世德堂本無也字蓋既以焉可為三字連文則句末雖無也字於義亦同故傳寫遂刪也字耳此承上章事得其宜之謂義而復發問言殺身以成其信者不必皆合乎宜則忍辱自全以待用者亦賢者之所或為耶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者司馬云有才能自惜其死欲有所施如管仲季布者則為之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則不然明哲不終項仕如終項仕焉飲避者司馬云明哲必知項羽之終不可輔而早去之若終仕羽羽敗當死之復安所避乎世德堂本不終項仕作不終仕無項仕二字注季布至朱家按世德堂本無此注注言能忍辱像生者乃為之按此未得楊旨當以溫公義為長注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按論語文此引之者謂布知羽之不可輔而不去是亦患失之過然此文本旨乃識布之未能明哲非識其

患失弘範引此爲說似亦未當

或問賢曰爲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注〕顏淵簞瓢不改其操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益彰四皓白首高尚其事韋玄淡丞相賢之少子也賢薨玄當襲封被髮佯狂欲以讓兄或曰擬人必於其倫顏子至賢其殆庶幾黔婁四皓既非其儔況以韋玄不亦甚哉釋曰顏淵之賢備體之賢韋玄之賢一至之賢王莽篡天下而韋玄讓一家於是乎賢耳亦猶論德行稱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凡此數子豈必皆與顏淵俱盡至賢之道哉

問長者曰藺相如申秦而屈廉頗欒布之不倍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注〕相如申理於

秦王屈意於廉頗義在史記欒布爲梁大夫奉使高祖誅梁王彭越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祠斂之也朱家以季布有阨見滕公得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又終身不復見布直不疑常爲郎三人同室一人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其後歸者持金還乃明之又人謗其淫嫂而乃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梁孝王內史時景帝疑梁王梁王大懼安國稱病去官陰往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事黔婁者晉義黔婁其廉切又音琴列女傳賢明云魯黔婁妻者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縕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同乃至于此生時不如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

之曰嗟呼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

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于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為

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

戚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王氏照

圓補注云黔婁姓名也同時齊有黔敖蒞其族人張眾陽雜詩注李注引皇甫謐高士傳云黔婁先生者齊人也

是先生亦齊人此作魯或誤耳四皓詳後篇說文顯白貌從頁從景會意商山四顯白首人也古書通作皓韋

玄者漢書韋賢傳云本始三年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賢四子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玄成字少翁

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以明經擢為諫大夫還大河都尉初玄成兄弘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

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勑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

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與宗家計議矯賢令使家丞上書以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

喪又言當為嗣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臥便利安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

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
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及元帝
即位以玄成為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玄成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
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音義韋玄天復本作韋玄成按司馬云李宋吳本無成字明舊本皆作韋
玄天復本有成字乃校刊者所增因學紀聞諸子引亦作韋玄成則所據即溫公集注本也問長者者韓非子
詭使云重厚自尊謂之長者漢書趙廣漢傳顏注云長者有名德之人也後漢書馬援傳章懷太子注云長者
謂豪俠者也藺相如中秦而屈廉頗者世德堂本中作仲按當作信屈當作詘說見上屈廉頗藺相如列傳云藺
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
易璧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日璧有瑕
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
設九賓於廷臣乃致上璧秦王遂許齋五日相如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

後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曰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秦王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拜爲上大夫其後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遂行相如從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請辭去藺相如因止之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

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

頗聞之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欒布之不倍者季布欒

布列傳云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

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

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

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布顧曰願一言而死方上之困於彭城

敗滎陽成皋閒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今陛

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於是上迺

釋布罪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爲燕相景帝中五年薨不倍各本皆作

不塗晉義欒布之不塗天復本作不倍按不塗無義司馬云塗當作渝變也亦未確作不倍於義爲長今從之

孟子師死而遂倍之彼晉義引丁云義當作偝古字偝用耳按說文無偝古止以背或倍爲之不倍訓不負死

者也會稽刻石云有子而嫁倍死不貞史記自序云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然則倍死乃秦漢常語此文欒布之不倍卽用史記自序文也朱家之不德者游俠列傳云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駒牛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此文不德卽不伐其能歆其德之謂直不疑之不校者萬石張叔列傳云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之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柰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爲塞侯不疑學老子言不好立名稱稱爲長者索隱云直姓也不疑名也韓安國之通使者背義通使色吏切韓長孺列傳云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事梁孝王爲中大夫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

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
公主而泣曰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
合從西鄉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
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
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
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
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
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
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太后長公主
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建元六年安國爲御
史大夫以元朔二年中卒　注高尚其事按易蠱上九
文　注或曰至此哉按世德堂本或曰作咸曰以爲朱
注語誤也　注釋曰至道哉按世德堂本釋曰作祕曰
以爲吳注語又一至之賢作未至之賢皆誤也困學紀
聞引王介甫云出乎顏淵則樂人矣出乎韋玄成則衆
人矣　注相如中理於秦王按世德堂本中作仲　注
義在史記按世德堂本無此語　注其後歸者持金還
按世德堂本作其後誤持金者還之主　注而乃無見
按世德堂本乃作云　注安國稱病去官陰往長安按
史記漢書惟言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云云無稱病
去官陰往長安之語然法言以安國爲長者則其爲梁
王解說當有不令王知者弘範以此注必別有所據也

或問臣自得曰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慎

丙大夫之不伐善〔注〕丞相石慶嘗爲太僕時御上問輿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畢對曰六匹金將軍名日磾爲人謹愼目不忤視數十年張衛將軍名安世爲人周密重愼丞相丙吉宣帝少時以巫蠱事嘗在獄中吉常救護又養視有恩紀而終不言官至御史大夫乳母述之然後乃知封博陽侯

請問臣自失曰李貳師之執貳田祁連之濫師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注〕貳師將軍李廣利說劉屈氂立昌邑王爲太子二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祁連將軍田廣明爲宣帝擊匈奴不到買淫婦人也韓馮翊名延壽愬御史大夫蕭望之輿

廩犧爲姦而焚其廩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夫人

殺傳婢圍捕之而皆無實反獲其罪也臣自得者自以忠信謹厚獲知

於上也石太僕之對者萬石張叔列傳云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元鼎五年制詔以慶爲丞相封爲牧丘侯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諡爲恬侯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太僕秦官掌輿馬按表不著石慶爲太僕年月然慶以孝武建元二年爲內史而太僕灌夫以三年爲燕相至六年而有太僕賀則慶爲太僕當在建元三年至六年中也金將軍之謹者漢書金日磾傳云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奇焉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何羅兄弟懼及上行幸林光宮何羅矯制夜出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褒自刃從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日磾得抱何羅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愼如此

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
羅功封日磾爲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臥授印綬一日薨諡曰敬侯贊
曰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廷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
本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顏注云磾音丁奚反百官公卿表云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
秦因之漢不常置皆掌兵及四夷續漢書百官志注引蔡質漢儀云漢興置大將軍驃騎位次丞相車騎衛將
軍左右前後皆金紫位上卿典京師兵衛四夷屯警按表後元元年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爲車騎將軍張衛
將軍之愼者張湯傳云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爲郞擢爲尙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
卽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
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封爲富平侯昭帝崩徙爲車騎將軍光復與
安世謀尊立宣帝大將軍光薨後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
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

懼不敢當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愼周密自著外內無閒元康四年薨謚曰敬侯百官公卿表地節三年四月戊申車騎將軍光祿勳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七月戊戌更爲大司馬衛將軍愼世德堂本作善愼丙大夫之不伐善者世德堂本丙作邴丙吉傳云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爲魯獄史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爲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後元二年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日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積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因赦天下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爲光祿大夫昭帝崩昌邑王賀卽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願將軍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

其識遂尊立皇曾孫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

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吉爲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掖庭宮婢則上書自陳嘗有

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

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其封吉爲博陽侯後五歲代魏相爲丞相五鳳三年吉薨謚

曰定侯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按吉終丞相而云丙大夫者以詔書褒美其不言舊恩時吉方爲

御史大夫也臣自失者謂不由搆陷自以罪過取誅滅也李貳師之執貳者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八月遣貳

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讁民西征大宛張晏云貳師大宛城名李廣利傳云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

昌邑哀王太初元年以廣利爲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

五原擊匈奴度郅居水兵敗降匈奴爲單于所殺劉屈氂傳云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illegible][illegible]屈

氂爲祖道送至渭橋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立爲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

邑王者貳師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

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奏請案驗罪至大逆不

道有詔載屈氂廚車以徇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滅執貳

世德堂本作執二按謂降匈奴也田祁連之濫帥者宣帝紀本始二年匈奴數侵邊又西伐烏孫烏孫上書言

願發國精兵擊匈奴唯天子哀憐出兵秋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雲中太

守田順為虎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兵十五萬騎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咸擊

匈奴三年春正月五將軍師發長安夏五月軍罷祁連將軍廣明虎牙將軍順有罪下有司皆自殺應劭云祁

連匈奴中山名也諸將分部廣明値此山因以為號也顏云祁音上夷反匈奴傳云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

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卽戒弘使言

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為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上以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下吏自殺擢

公孫益壽為侍御史酷吏傳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濫帥謂盜竊將帥之任也論語小人窮斯濫矣鄭注云濫

竊也禮器君子以為濫矣鄭注云濫亦盜竊也韓馮翊之愍蕭者韓延壽傳云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

少爲郡文學父義爲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
是時大將軍霍光持政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日者燕
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爲王所殺宜顯賞其子以示
天下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
有名徙潁川數年徙爲東郡太守在東郡三歲令行禁
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延
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
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
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
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知卽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
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
爲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
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
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
郡具得其事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
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
侵寃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
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
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百官公卿表內史周
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武帝太初
元年左內史更名左馮翊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張晏云
馮輔也翊佐也顧云廩主藏穀犧主養牲皆所以供祭

祀也按表神爵三年東郡太守韓延壽爲左馮翊二年下獄棄市趙京兆之犯魏郡者趙廣漢傳云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絜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眞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尤善爲鈎距以得事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彊壯鋒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之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案賢尉史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後以他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按是時丞相爲魏相御史大夫爲丙吉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酎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

之毋令窮正己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日下京兆尹治廣漢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
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
伏辜以巧詐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
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
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
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百官公卿表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
更名京兆尹顏云京大也兆者衆數言大衆所在故云京兆也按表本始三年穎川太守趙廣漢爲京兆尹六
年下獄要斬注金將軍名日磾按世德堂本無名字注目不忤視按世德堂本作逆視注丙吉按世德
堂本作邴吉注嘗在獄中按世德堂本嘗作當注吉常敕護按世德堂本常作嘗注養視有恩紀而紓
不言按世德堂本作養視有恩絕口紓不言注田廣明按世德堂本明誤名注不到質淫嫌人也按世德
堂本到誤利酷吏傳云廣明以祁連將軍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堂廣明召其寡妻與

既出不至賀引軍空還下太守杜延年薄責廣明自殺闕下服虔云賀所期處也

注傳婢按世德堂本傳誤侍王吉傳顔注云凡言傳婢者謂傳相其衣服衽席之事一讀傳曰附謂近幸也榮謂傳婢蓋司保傳童子之事者顔氏家訓序致云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誡不如傳婢之指揮可證

注而皆無實按世德堂本無皆字

或問持滿曰扼欹〔注〕欹器在魯桓公廟者欲人推心當如此器戒之

扼欹治平本無欹字世德堂本作捉欹此承集注依宋吳本增補捉扼同字攲說文從支今俗相承作欹則注司馬云李本無欹字今從宋吳本按李本若無欹字則注必不引欹器為說治平本注欹器上有扼字則似以扼為欹器之名益為謬誤蓋傳寫者既於正文脫欹字又於注文增扼字也音義出扼云音厄欹器此亦經妄人刪改音義舊文當出扼欹云扼音厄欹欹器正以弘範語約故伸之如此自正文傳寫脫欹注文增扼校音義者遂據刪大小兩欹字以求合不知此章正文李注及音義此條果如今治平本則音義欹器字純係複述注語無所取矣問持滿曰扼欹者扼亦持也說文搤捉也廣雅釋詁搤持也字亦作扼捉作扼欹

讀爲攲說文攲頃也朱氏通訓定聲云攲側字當作此然則挹攲猶云持傾能持傾斯滿而不溢矣注攲器在魯桓公廟者按世德堂本攲器上無攲字今據訂正此弘範以攲器釋攲不重攲字者語之約耳荀子宥坐云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攲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攲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攲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按魯桓公廟韓詩外傳及說苑敬愼篇作周廟淮南子道應作桓公之廟攲器作宥巵如李義則挹攲云者謂如持攲器之道吳云持滿盈如持攲器也卽中弘範之說

揚王孫倮葬以矯世（注）悼厚葬也事見漢書曰矯世以禮倮乎如矯世則葛溝尚矣（注）古者未知喪送之禮死則裹之以葛投諸溝壑若王孫之矯世此事復尚爲之矣

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必有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率禮以正其俗也

揚王孫漢書楊胡朱梅云傳作楊王孫古字通用世德堂本作楊此即據漢書攷之也音義倮葬郎果切按說文嬴袒也重文裸從果倮即裸之別體漢書作嬴彼傳云揚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嬴葬以反吾眞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臝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尙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眞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也反眞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云云祁侯曰善遂臝葬西京雜記云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卒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欲儉而反奢也矯世以禮倮乎者言俗之不正惟禮可以正之而乃以倮耶倮之爲非禮甚於厚葬也如矯世則葛溝尙矣者尙不以

禮而惟以矯世爲事則不如臝葬之爲愈司馬云尙上也言君子矯世當以禮乎當以倮乎若欲爲已甚以矯
世則莫若效古葛滯者爲上矣何以葬爲注事見漢書按世德堂本刪此語注古者未知喪送之禮按治
平本作葬送今依錢本世德堂本亦作喪送注死則裹之以葛投諸滯壑按世德堂本裹之作裹尸兪云葛
滯未詳何義李注曰古者以未知喪送之禮死則裹尸以葛投諸滯壑然裹尸何必以葛亦似曲說也葛疑楬之
假字周官蜡氏若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楬滯言棄尸於滯而置楬其上較之倮葬爲更疏略矣榮
按墨子節葬云禹葬會稽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御覽五百五十五引尸子云舜西教乎七戎道死南
巴之中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王孫報祁侯書云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匱葛藟爲緘潛夫論浮侈云
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爲棺葛采爲緘則以葛束棺乃中古聖人送死之通禮上古未知棺槨則止以葛
裹尸中古葛緘即其遺俗弘範此注語即本此曲園以爲曲說殆未深考注此事復尙爲之矣按弘範以尙
爲猶且之意似失其義問道人砥則秦尙矣文例與此相同彼注云秦之嚴刑難復尙矣此亦謂苟爲矯世而
已則上古葛滯之法難復尙也

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注]不虛美不隱惡

問周官曰立事者藝文志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顏注云卽今之周官禮也通志藝文略云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唐曰周禮按孫疏於周禮大題下云此經史記封禪書漢書禮樂志及河間獻王傳並稱周官藝文志本於七略則稱周官經斯蓋西漢舊題隋書經籍志云周官蓋周公所建官政之法是也若鄭衆以爲卽尙書周官則賈疏引馬融及鄭序己斥其失矣其曰周禮者荀悅漢紀成帝篇云劉歆以周官經六篇爲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爲禮經置博士釋文敘錄亦云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爲周禮案漢書王莽傳歆爲國師在始建國元年而居攝三年九月歆爲義和與博士諸儒議莽母功顯君服已云發得周禮以明殷監又引司服職文亦稱周禮然則歆建周官以禮爲周禮疑在莽居攝歆爲義和以前陸謂在國師以後未得其實通覈諸文蓋歆在漢奏七略時猶仍周官故名王莽時奏立博士始更其名爲周禮殆無疑義然則此經在莽居攝時已更名周禮法言此篇之作在天鳳之世而猶稱之曰周官明子雲意趣不與歆同也書立政云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論語子路馬注云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也事者凡所行常事也按政事

對文異散文亦通此云立事卽隋志所云建官之法也左氏曰品藻者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劉氏逢祿左氏春秋考證云夫子之經書於竹帛微言大義不可以書見則游夏之徒傳之丘明蓋生魯悼之後徒見夫子之經及史記晉乘之類而未聞口授微指當時口說多異因具論其事實不具者闕之曰魯君子則非弟子也曰左氏春秋與鐸氏虞氏呂氏並列則非傳春秋也故曰左氏春秋舊名也曰春秋左氏傳則劉歆所改也藝文志左氏傳三十卷劉氏考證云太史公時名左氏春秋蓋與晏子鐸氏虞氏呂氏之書同名非傳之體也左氏傳之名蓋始於劉歆七略按法言此文亦但稱左氏而不稱左傳與周官不稱周禮同義說文品衆庶也品藻猶云多文采司馬云品第善惡藻飾其事以品藻平列爲義此用漢書爲淵騫序稱述品藻顏注定其差品及文質之意而小變之非子雲本旨蓋品藻與立事及實錄相對爲文明非平列字也太史遷曰實錄者漢書司馬遷傳贊云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云言錄其事實

按實錄者謂核實之紀錄所謂其文直其事核也按周官左氏漢世皆不立學官不在經傳之列劉歆始盛稱之以爲周官周公致太平之迹左氏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云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祕而不傳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惟歆獨識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劉歆傳云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周官左氏皆劉歆所力爲表章者而法言此篇乃以二書儕諸史遷示不列於經傳而一則稱爲立事一則目爲品藻亦未嘗以爲聖人之言然則子雲之於經學固猶是當時博士之見矣

疏十五終

法言義疏十六

吳 汪榮寶撰

淵騫卷第十一

吳曹侍讀元忠云漢書藝文志揚雄所序三十八篇本注云法言十三此十三篇即本傳之十三卷文選班孟堅答賓戲注引作十三卷者宋祁校本云李軌注法言本淵騫與重黎共序知軌據漢世傳本重黎淵騫并爲一篇故合法言序爲十三篇可由祁校語得之榮按李本自學行卷第一至孝至卷第十三每卷標題下皆有注語惟淵騫卷第十一下無文蓋重黎淵騫本爲一篇多論春秋以後國君將相卿士名臣之事以其文獨繁倍於他篇故自篇中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以下析爲卷第十一雖自爲一篇然實即重黎之下半既非別有作意遂不爲之序弘範知其然故於此卷標題下亦不爲之注藝文志法言十三此據卷數言之則然若論其作意不數淵騫則止十二者實數注引揚雄傳譔十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此可證舊本漢書此傳承用子雲自序其文如此卷末所載法言序中之不得別有淵騫序更不辯自明淺人習見通行法言卷數皆爲十三疑雄傳十二卷字爲十三之誤又疑淵騫獨無序爲傳寫闕失遂改二爲三且妄造仲

尼之後迄於漢道云云二十八字亦爲淵騫序實入傳中於是雄傳此文不獨非子雲之眞並非孟堅之舊矣君直據選注此條證明重黎淵騫共序之義至爲精覈然謂軌據漢世傳本合法言序爲十三篇似亦未協李本法言序附孝至之後明不以爲一篇蓋重黎淵騫之析爲二篇漢世已然謂法言序無淵騫序則是謂十三卷爲數序不數淵騫則非也

法言　李軌注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寢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也如其寢如其寢

淵騫之徒惡乎在者學行注云徒猶弟子也淵騫之徒猶云七十子之弟子仲尼弟子列傳以顏淵閔子騫居首故舉淵騫以統其餘也音義惡乎音烏按七十子皆身通六藝而其弟子多不傳故以爲問寢者廣雅釋詁寢藏也按謂遷沒不彰也音義曰寢俗本作曰在寢在衍字司馬云宋吳本作在寢按此因未解寢字之義而妄增者攀龍鱗附鳳翼者伯夷列傳云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云喻因孔子而名彰即此文所本巽以揚之集注本無巽字云宋吳本作巽以揚之今從李本是溫公所見監本無此字今治平本有之而巽以

揚之四字占三格明是修板擠入秦校云當衍異字溫公集注可證是也僉云盧氏文弨云李本異作翼不知翼者即涉上句附鳳翼而誤衍溫公但云揚發揚也不及翼字之義是其所據本無異字亦非別有他字也今各本皆作異以揚之蓋據宋吳本加非李本之舊榮按舊監本固無異字然此或傳寫偶脫非必李本如此後漢書光武帝紀章懷太子注引此文正作異以揚之各本皆同則其所據本有異字為宋吳本所自出錢本亦有之於義為足蓋下文勑勑勑乎其不可及也即承異字而言異為鳳故云勑勑龍鱗鳳翼喻孔子之道異鳳喻天言七十子得孔子而師事之天實助之以成其名也勑勑乎其不可及也世德堂本作不可及乎如其疑如其疑者七十子之成名皆以孔子七十子之弟子源遠而流派分不復能有所附麗以成其名然則七十子之遺際豈得與其弟子之遺際相提並論也

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

七十子之於仲尼也司馬云宋吳本作七十二子按孟子云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本書學行云速哉七十子之肯仲尼也皆舉成數言之此亦同宋吳本非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者聖人之言行如天道之日

新學者得聖人而師之其進益無有已時也文章亦不足爲矣者司馬云言游之孔門者務學道德不事文章按謂七十子不必皆有著述傳於後世非其才有所不逮乃日有所不給亦意有所不屑也

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皐陶以謨非絕德邪[注]是皆德之殊絕力[注]絕力者何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非絕力邪[注]此等皆以多力舉重崩中而死所謂不得其死然

君子絕德小人絕力者絕謂不可幾及言君子小人各有其不可幾及者君子之於德小人之於力是也舜以孝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中庸云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禹以功者禹貢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左傳昭公篇云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皐陶以謨者皐陶謨云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書序云皐陶矢厥謨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者秦本紀云惠王卒子武王立索隱云名蕩按本紀稱武王者省言之下云悼武王后出歸魏又始皇本紀云悼武王享國四年葬永陵是以二字爲

謚也本紀又云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八月按悼武四年武王死族孟說是烏獲任鄙皆秦悼武王同時人孟子云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趙注云烏獲古之有力人也則烏獲乃古有力者之稱秦悼武王時之烏獲以有力者因取此名名之耳梁氏玉繩漢書人表考云案文子自然篇老子曰用衆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是古有烏獲後人慕之以爲號也樗里子甘茂列傳云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音義扛鼎音江司馬云扑牛謂以兩牛相擊如扑手狀按張平子思玄賦舊注云扑手搏也又通作卞漢書哀帝紀贊蘇林注云手搏爲卞是也然則扑牛即手搏牛之謂殷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云紂倒曳九牛 注是皆德之殊絕按司馬長卿封禪文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是殊絕義同注此等皆以多力舉重崩中而死按世德堂本無此等二字秦本紀舉鼎絕臏集解引徐廣云一作脈弘範所據史記字蓋作脈故云崩中內經陰陽別論云陰虛陽搏謂之崩王注云陰脈不足陽脈盛搏則內崩而血流下即其義史記惟言秦武王舉鼎而死今按告子疏引皇甫士安帝王世說當作世紀云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之徒並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則烏獲蓋亦不得其死任鄙死狀未聞白起列傳

云昭王十三年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則鄙至昭襄王時猶存弘範云此等皆以舉重死或別有所本

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荊軻君子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注〕或人之問勇猶衛靈公之問陳也仲尼荅以俎豆子雲應之以德義若荊軻君子盜諸者刺客列傳云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索隱云軻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慶卿荊慶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又同傳正義引燕太子篇云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吳云為燕太子刺秦王以君子之道類之則大盜耳司馬云比諸盜賊按義詳後文請問孟軻之勇治平本無問字錢本同今依世德堂本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者吳云養浩然之氣勇之大者按孟子云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趙注云孟子勇於德又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

則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又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其於勇也其庶乎者荀子性惡云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義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共苦樂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閒而不畏是上勇也　注或人至德義按世德堂本猶作　若應之人以德義無之字

魯仲連傷而不制〔注〕高談以救時難功成而不受祿賞闕

相如制而不傷〔注〕好義崇理屈身伸節輔佐本國繫時之務也

魯仲連傷而不制者魯仲連鄒陽列傳云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魯仲連見新垣衍曰昔者齊湣王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

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不敢復言帝秦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為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魯連書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音義偒與蕩同司馬云宋吳本偒作偒制作斷介甫曰偒古蕩字斷古制字按說文愓放也古書多假蕩為之偒偒皆愓之俗玉篇偒他非切直也非此文之義五帝本紀依鬼神以斷

端與制同則斷乃制制之謂矣按篆文制作㓞隸變作制義正義云斷古制字梁氏志疑云古制字作制若斷晉傳寫遂誤爲斷耳僞謂自適制謂自持魯仲連僞而不制謂其能輕世肆志而不能仕官任職爵相如見重黎疏制而不僞謂其能懲忿以先國家之急而嘗爲宦者令繆賢舍人亦降其志辱身矣司馬云仲連不以富貴動其心而未能忘死生以相如不以死生動其心而未能忘富貴故云未然溫公意以此爲承上章而言故釋之如此然義似未確 注功成而不受祿賞按世德堂本作爵賞 注好義崇理按世德堂本作崇禮

或問鄒陽曰未信而分疑忼辭免罿幾矣哉〔注〕鳥罟謂之罿猶人之縲紲幾危也獄中出慷慨之詞得以自免亦已危矣史記鄒陽與魯仲連同傳既論魯仲連故遂及鄒陽也彼傳云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說之閒忌勝等忌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書奏之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爲上客太史公曰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未信而分疑者宋云言未有爲梁王所信方爲其所不疑

雖能分解以免固亦危矣司馬云孔子稱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陽初仕梁未為孝王所信而深言以

觸機事分取孝王之疑故曰未信而分疑吳胡部郎玉稽云疑謗也未信而分疑未信而致與人分謗也鄒陽

云為世所疑謂為世所謗楊子蓋本此榮按鄒陽書云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

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衞先生為秦晝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

喩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衞先生復起而燕秦不

悟也順大王孰察之是書意以疑信對舉疑即不信之謂曲禮分爭辯訟鄭注云分辯皆別也然則分疑即辯

疑似以宋義為長抗辭免罪者音義抗辭苦兩切免罪音衡按說文抗扞也引伸為不詘之義抗辭即抗辭史

云鄒陽辭不遜及云抗直不撓是也幾矣哉者音義幾矣音機按重黎云如辯人幾矣與此同義　注烏罟訓

之罿按說文罿罬也捕鳥覆車也爾雅釋器罬謂之罦罦覆車也郭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

王氏筠說文釋例云罬車吾鄉謂之翻車不用罔目以雙繩貫柔條張之如弓繩之中央縛兩竹竹之末箕張

亦以繩貫之而張之以機機上緊蛾烏食蛾則機發竹罬於弓而羅其頂矣以其弓似半輪故得車名　注獄

中出慷慨之辭按弘範讀抗如字故以爲慷慨之辭慷即抗之俗說文抗慨也又慨篆下云抗慨壯士不得志也然抗辭字明用史公鄒陽傳贊語意非抗慨之謂此注似失其義

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注〕當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楊子譏之者蓋論上失其政故辯明之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者信陵君列傳云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遂爲上客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遣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

以觀望公子恐之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公子誠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使將將其軍歸魏而獨與客留趙十年不歸秦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人往請公子公子歸救魏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索隱云地理志無信陵或曰是鄉邑名又平原君虞卿列傳云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

急圍邯鄲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又孟嘗君列傳云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封田嬰於薛文承閒問其父嬰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齊湣王二十五年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客有能爲狗盜者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

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
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齊泯
王不自得以其遺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泯王孟嘗君因謝病歸老
於薛後齊泯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泯王
亡在莒遂死湣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於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何薛公卒謚爲
孟嘗君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索隱云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謚非也孟字
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按文襲父封本爲薛公別號又孟嘗君死而遂以爲謚猶父謚靖郭君之比謚亦號也又
春申君列傳云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使於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
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
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恐一舉而滅楚乃上書說秦昭王昭王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
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今楚王恐不起

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
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太子計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
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願賜死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
考烈王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
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
春申君相楚八年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
秦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
楚於是去陳徙壽春楚考烈王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句聞其不宜子恐久無寵求事春申君
爲舍人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乃與其女弟謀承間以說春申君曰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
兄弟禍且及身今妾自知有身矣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
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

子李園恐春申君語泄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卒李園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正義云四君封邑檢皆不獲唯平原有地又非趙境竝蓋號謚而孟嘗是謚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謚乎者漢書游俠傳云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緜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爲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掔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按孟堅此論原本儒術可爲此文之義疏

樗里子之知也使知國如葬則吾以疾爲蓍龜〔注〕疾者樗里子之名死葬豫言後當有兩天子宮夾我果如其言

使其策算國事如之則吾以疾爲蓍龜者有爲有行動

而問焉樗里子之知也世德堂本知作智按晉義出之知云晉智下知國如字明不作智樗里子甘茂

列傳云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以樗里子甘

茂爲左右丞相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

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

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索隱云樗木名也晉據高誘曰其里有樗樹故曰

樗里然疾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紀年則謂之豬里疾使知國如葬則吾以疾爲蓍龜者世德

堂本作使知國如知葬樗里子爲秦相未聞有所益於國而獨以知葬聞是其智不足稱也蓋謂樗里子知葬

云云者本秦人傳言之妄此不斥其妄而惜樗里子之不能用其智於國明傳言卽非妄亦不可以爲智也寘

伯彥三國名臣序贊思同著蔡李注引此文作樗里之智也使知國若葬吾以疾爲蓍蔡也似舊本龜作蔡論

語臧文仲居蔡苞云蔡國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爲名焉　注疾者至問焉按世德堂本此注全刪策算錢

本作算策

周之順赧以成周而西傾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

孰愈曰周也羊秦也狼然則狼愈與曰羊狼一也〔注〕過

猶不及兩不與也

周之順赧以成周而西傾者音義周之順赧諸本皆作順赧順靚王及赧王也俗本作周之傾字之誤也史記作慎靚王索隱作順靚王或是慎轉爲順赧之奴板切司馬云宋吳本作周之傾赧按周本紀顯王崩子慎靚王定立梁氏志疑云晉常璩華陽國志作慎王而路史前紀注引志作靜王又作順王蓋卑稱之耳靚即靜字順與慎通按逸周書諡法慈和徧服曰順別無慎字則慎即順也作傾者順傾形近兼涉下文西傾字而誤本紀又云慎靚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按詳重黎疏成周周敬王至順靚王所都之東周也自春秋至戰國東周凡三其一平王以後所都之王城也詩黍離序鄭箋云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是也其二敬王以後所都之成周也公羊傳昭公篇云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是也其三考王之弟之孫所封之鞏也周本紀索隱云西周河南也東周鞏也是也漢時王城爲河南

縣成周爲雒陽縣鞏爲鞏縣竝屬河南郡宋云平王東遷於洛即周公所營之王城是謂成周此誤以河南縣
與雒陽縣秦合爲一也周本紀王赧徙都西周正義云敬王從王城東徙成周十世至王赧從成周西徙王城
然則王赧之時已去成周而復都王城此云以成周西傾者因彙舉順覲王從其前者言之耳西傾訓王赧奔
秦本紀書西周君正義以爲西周武公親也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是也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幷者
秦本紀孝公卒子惠文君立索隱云名駟又本紀武王取魏女爲后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索隱云名則
一名稷武王弟按武王卽悼武王爲惠文君子昭襄爲悼武弟亦惠文子也吳云秦都雍州西山在馬而東滅
周故曰東幷本紀曰文公卒葬西山按秦文公葬地據集解引皇甫謐云在今隴西之西縣則當今甘肅鞏昌
府西和縣境此文西山不當指此易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又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毛氏奇齡仲氏易云西
山者岐山也焦氏循易章句亦云岐山猶西山也然則此卽用易文西山猶云岐山耳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禹
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晉義東幷晉併新書過秦云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
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秦本紀云昭襄王五十一年西周君走來自歸頓首

受罪按不云莊襄始皇者以周之亡在昭襄之世也孰愈者問道云云或問狙詐與亡孰愈曰亡愈故復發此問孰周也羊秦也狼者國策楚策云夫秦虎狼之國也然則狼愈與者既無許周之文故更疑強勝於弱也羊狼一也者宋云言周以不道而弱秦以不道而強強與弱雖異而不道一也

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壍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死有餘忠不足相也〔注〕相助也雖盡一身之節而殘百姓之命非所以務民之義蒙恬忠而被誅者蒙恬列傳云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驁子武武子曰恬恬蒙恬弟蒙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壍山堙谷千八百里道

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竝海上北走瑯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中車府令
趙高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
恬疑而復請之使者還報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
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胡亥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
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
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
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
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
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
也乃吞藥自殺塹山堙谷者音義塹山七豔切按世德堂本作塹說文塹阬也塹卽塹之別體史記亦作塹說
文塹塞也俗字作塹起臨洮擊逐水者音義臨洮音洮按地理志隴西郡臨洮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抱罕東入

河禹貢西傾山在縣西句南部都尉治也今屬甘肅鞏昌府岷州秦長城起州西秦校云擊當作繫繫屬也史記
云屬之遼東不作擊可知但各本皆誤或治平初刻已如此僉云擊字無義疑磬字之誤爾雅釋詁磬盡也言
起臨洮而盡遼水也史記作起臨洮至遼東至即盡義按秦說是也地理志遼東郡望平大遼水出塞外南至
安市入海行千二百五十里按今遼河有東西二源自邊外合流而南逕開原鐵嶺縣西又逕承德遼陽海城
之西又南入海力不足而死有餘司馬依宋吳本死作屍僉云力者功也周官司勳治功曰力是也言蒙恬爲
秦築長城無教於秦之亡以論功則不足以致死則有餘矣故曰力不足而死有餘宋吳本死作屍誤也溫公
從之非是按宋吳本因非僉義亦未安力不足而死有餘謂用民之力而不惜民之死民力既而死者多耳太
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
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
興功此北兄弟遇誅不亦宜乎即此文之義忠不足相也音義相息亮切按相疑稱之駁文傳寫誤耳　注相
助也按僉云說文木部相省視也從目從木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是相與觀義近忠不足相也猶曰忠

不足觀也不曰觀而曰相子雲好爲艱深之辭故耳李注訓相爲助將誰使助之乎失楊旨矣榮按弘範以相爲助猶云贊也義雖稍紆然同可通曲園訓爲觀而以此爲子雲好作艱深之辭尤謬

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注〕呂不韋陽翟賈人也出千金以助子楚子楚既立不韋相之曰誰謂不韋智者與以國易宗〔注〕雖開列封先笑後愁身既鴆死宗族竄流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注〕不以其道非盜如何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注〕雒陽不韋所國地也揭雒陽而行天下豈徒擔石乎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者呂不韋列傳云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太子死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中男名子楚按本名異人爲秦質子於趙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志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

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
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
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承太子間從
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妾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秦昭
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
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秦王立一年薨諡爲孝文王太子子
楚代立是爲莊襄王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此以人易貨之事傳奇貨可居下集
解云以子楚方財貨也正義引戰國策按秦策文云濮陽人呂不韋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謂其父曰耕田
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主定國之贏幾倍曰無數不韋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飽食今
定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往事之是其義也誰謂不韋智者與以國易宗者傳又云莊襄王三年薨太子政立
爲王尊呂不韋爲相國號仲父始皇九年有告嫪毒常與太后私亂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毒三族十年

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不韋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此以國易宗之事國謂雒陽以國易宗謂得雒陽之封而終以乃身誅而家族徙也不韋之盜世德堂本作呂不韋之盜穿竊之雄乎者音義竊音踰論語云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竊之盜也與孔注云穿穿壁也竊竊糖也皇疏云竊寶也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者音義擔石都濫切又都甘切按說文儋何也今字作擔荷漢書蒯通傳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應劭云齊人名小罌為儋受二斛晉灼云石斗石也顏云儋音都濫反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擔也地理志云河南郡雒陽顏注引魚豢云漢火德忌水故去洛水而加佳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為雒字也說文洛篆下段注云雒州洛水豫州雒水其字分別自古不紊許書水部下不舉豫州水尤為二字分別之證後人書豫水作洛其誤起於魏裴松之引魏略曰黃初元年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雒為洛此丕妄言以掾已紛更之咎且自詭於復古自魏至今皆受其欺又雒篆下注云自魏黃初以前伊雒字皆作此

與雍渭洛字迥判汪氏之昌青學齋集云洛水有二原祇作洛其作雒者假借字文選江賦聿經始於洛汭李善注洛與雒通恐亦古有其說就漢碑攷之孔龢碑奏雒陽宮韓勑碑河南雒陽史晨奏銘釣河擿雒此皆假雒為洛袁良碑隱居河洛仍作洛字說文羽部翬注一曰伊雒而南雉五采皆備曰翬隹部則云伊洛而南曰翬一作雒一作洛尤雒洛兩字容得通假之一證以例經傳之伊雒則古不必定作伊雒也按託名標幟本無正字伊雒雖水名其文不必皆從水古伊雒字作雒者所以別於渭洛之洛不得以洛為正而雒為假也雒陽故城在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東北二十里秦本紀昭襄王五十一年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又莊襄王元年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集解引韋昭云有河洛伊故曰三川郡按地理志漢高祖更名河南郡則莊襄王時盡有東西周地故得以雒陽為不韋封國也吳云穿窬者伺慢藏而得之不過一擔一石而不韋伺人顏色而取雒陽之封是其雄也注呂不韋陽翟賈人也按此本史記列傳彼索隱云翟晉狄俗又晉宅地理志縣名屬穎川以不韋為濮陽人又記其事迹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雖云太史公據戰國策然為此傳當別

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已異聞改易彼書遂令不與史遷記合也榮按陽翟戰國
時爲韓都今河南開封府禹州治濮陽爲衛都今直隸大名府開州西南史稱不韋陽翟大賈不云陽翟人則
不韋乃衛人而賈於韓者國策就生地言史記就賈地言本無不合至事迹偶有異同則史公齊整百家不必
專采一書劉子政校書必無據異聞改易正文之理此司馬貞說殊謬　注雖開至竇流按世德堂本開誤闕此
弘範以列封字釋國諱不韋得雒陽之封而隕其宗也奐云徵取國權以易宗族司馬云食國權而喪其宗則
皆以國爲國權與弘範義異班孟堅答賓戲云呂行詐以賈國秦貨既貴賤宗亦陸語意本此似孟堅解以國
易宗亦與司封溫公同　注非盜如何按治下本作何如令依世德堂本如之爲言而也非盜何如何納云非盜
而何學行注云貸者欲貸賈者欲賤非異如何問明注云人所不能非難如何孝至注云自然之美非至如何
文義竝同　注雒陽至石平按秦策云子楚立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邑蓋初封藍田及秦使
不韋滅東周乃以雒陽爲其封國也莊子胠篋釋文引三蒼揭舉也僭也貧也小爾雅廣言荷揭擔也揭
而行天下喻以雒陽爲擔石也

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爲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爲[注]奚何翦[注]問王翦何將也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欸[注]咀噬用牙言其酷也欸者絕語歎聲秦將白起者背義秦將子亮切下同按白起王翦列傳云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爲左庶長其明年爲左更遷爲國尉明年爲大良造後遷爲武安君四十八年韓趙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禽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於是應侯言於秦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使王陵攻趙四十九年正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聞邯鄲不能拔軍多失亡秦王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

白起之遷其意尙怏怏不服有餘言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句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者列傳云四十七年秦使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阬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彼集解云長平在汝氏索隱云地理志汝氏在上黨郡也正義云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一里也水經注沁水篇引上黨記云長平城在郡之南秦壘

在郡之西二軍共食流水湖相去五里秦坑趙衆收頭顱築臺於壘中因山爲臺崔嵬桀起今仍號之曰白起臺城之左右沿山互隄南北五十許里東西二十餘里悉秦趙故壘遺壁舊存焉按上黨今山西澤州府地泫氏今澤州府高平縣長平故城在縣西北四十萬人死後漢書班固傳章懷太子注引作坑四十萬人文選班孟堅東都賦李注引與今各本同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者呂刑云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五帝本紀云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蚩尤最爲暴莫能伐軒轅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正義引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原野猒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者說文猒飽也從甘從肰會意甘亦聲古書多以猒爲之東都賦用此語後漢書班固傳作猒章懷注引法言同明舊本法言如此世德堂本作猒文選及李注引法言同嘉校也者以少見猒字改之國策秦策云白起北坑馬服誅居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將不仁奚用爲者司馬云用將所以救亂誅暴是也翦者史記王翦與白起同傳故因論起而遂及翦也列傳云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八年翦將攻趙

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始皇旣滅三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秦王使王翦晉走燕王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擊荊大破荊軍至蘄南殺其將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爲郡縣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者王翦與其子賁同時爲秦將六國表始皇十九年王翦拔趙虜王遷二十二年王賁擊魏得其王假盡取其地二十四年王翦蒙武破楚虜其王負芻二十五年王賁擊燕虜王喜二十六年王賁擊齊虜王建初幷天下總號六國惟韓爲內史勝所滅其餘五國悉見滅於王翦父子故太史公云王翦爲秦將夷六國是始皇爲虎狠而翦爲之牙也音義牙欸烏開切又許介切按說文欸訾也朱氏通訓定聲云實與誒同字按說文誒可惡之詞也蒼頡訓詁欸恚聲也亦以欸爲之今猶有此語南人讀烏開切音如哀北人讀許介切音如諺也注欸者絕語歎聲按弘範讀欸單字爲句不與上文相連音義出牙欸乃摘正文二字爲識非以牙欸連讀吳云牙欸謂切齒而怒也失之

或問要離非義者與不以家辭國曰離也火妻灰子以求反於慶忌實蛛蝥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注〕義者臣子

死節乎君親之難也離由平人而焚燒妻子詐爲吳讎求信於慶忌反而刺之若蜘蛛之小巧耳政〔注〕問聶政爲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爲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注〕俠累韓相名也軻〔注〕問荆軻爲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注〕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爲也

要離非義者與不以家辭國者音義要離一遙切呂氏春秋忠廉云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能患於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高注云吳王闔閭先篡慶忌父僚而即其位慶忌者僚之子也故欲殺王之慶忌有力捷疾而人皆畏之無能殺之者吳越春秋闔閭內傳云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

力王曰慶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室
家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此不以家辭國
之事離也火妻灰子以求反於慶忌者音義求反俗本脫求字按世德堂本無求字公羊傳哀公篇其易奈何
詐反也解詁云反報也求反於慶忌訓求報償其火妻灰子之事於慶忌之身也忠廉云吳王曰諸明旦加要
離罪焉摯執妻子而焚之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
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聞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
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畢氏沅校云左氏哀二十年傳云慶
忌適楚此與吳越春秋皆云在衛榮按闔閭內傳云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
出之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若自衛返吳不得遠經江陵當依左傳作在楚也實蛛蝥之廱也者音義蛛
蝥俗本作蛛蝥誤賈誼新書曰蛛蝥作網蝥音矛按新書禮篇文蛛亦作鼄方言鼅鼄鼄蝥也廱治平本作劇
錢本同秦校云劇當作廱按下文壯士之廱刺客之廱字皆作廱此不當歧出世德堂本作廱今據改兪云廱

與為古音相近故廣雅釋詁云靡為也蛛蝥之靡即蛛蝥之為猶曰是乃蛛蝥之所為耳下文兩靡字義同舍
弟東寶云左太沖吳都賦其鄰則有任俠之靡輕訬之客劉注靡美也引法言刺客之靡靡美聲義略近凡訓
美善者皆有雄長之義廣雅英美也王氏疏證引百人曰俊千人曰英然則蛛蝥之靡猶云蛛蝥之雄與上文
穿窬之雄下文滑稽之雄同義按東說是也靡美一聲之轉政世德堂本作政也按刺客列傳云聶政者軹深
井里人也為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為姊者音義為嚴于為切下為姊為丹同刺相息亮切下蓋相同曼面
謨官切塗面按列傳云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
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
謝嚴仲子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
為大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
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敢受也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乃遂西至濮陽見嚴
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

具告之曰臣之仇韓相俠累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甚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
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於衞相去中閒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
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遂謝車騎人徒獨行仗劒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衞侍者甚衆聶政直
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
市購問莫知誰子政姊榮聞人有刺韓相者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
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嚴仲子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士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尙在之故重
自刑以絕從索隱從音蹤妾其柰何畏歿身之誅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
政之旁索隱引高誘云嚴遂字仲子又云按表聶政殺俠累在列侯三年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
哀侯六年為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按事亦見國策韓策在烈侯時嚴仲子策作嚴遂俠累策
作傀姊榮策作嫈兪云嫚當讀為鏝爾雅釋宮鏝謂之杇說文木部杇所以塗也是鏝者所以塗之具故鏝塗卽
訓之鏝鏝面者塗面也音義說得之按傳作皮面韓策同蓋被之假說文被析也也謂破析其面不欲令人識之

此云曼面者曼謂曼澁子雲自序云爲其秦曼澁而不可知張晏云曼晉滿頭云曼澁不分別貌是也軻世德

堂本作軻也按荆軻見前爲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者音義督亢音剛刺客列傳云荆軻旣

至燕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

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願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

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索隱購讀與媾同其後迺可圖也太

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沉可

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田光乃造焉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

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荆軻遂見太子太子避席頓首曰

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

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

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

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荊軻許諾久之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句乃遂私見樊於期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樊於期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當重人字燕策可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於是荊軻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秦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

軻被八創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後五年秦卒滅燕按亦見國策燕策
樊於期武梁祠畫象作樊於其列傳集解引徐廣云方城縣有督亢亭翾按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索隱
引司馬彪郡國志云薊縣方城有督亢亭正義云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
州南界燕世家集解云督亢之田在燕東甚良沃欲獻秦故畫其圖而獻焉水經注巨馬水篇云巨馬水又東
逕督亢澤澤苞方城縣縣故屬廣陽後隸於涿郡國志曰縣有督亢亭孫暢之述畫有督亢地圖言燕太子丹
使荊軻齎入秦秦王殺軻圖亦絕滅按方城故城在今順天府固安縣南入不測之秦用荊軻語彼傳云提一
匕首入不測之彊秦也注若蜘蛛之小巧耳按治平本小巧上有虫字衍也錢本無世德堂本亦無弘範訓
靡爲細故云微小留雅廣言靡細也然壯士之靡刺客之靡似不得訓爲細則此注亦未安也　注間乖政按
世德堂本撫此注注俠累韓相名按廣韻俠字注云任俠又姓戰國策有韓相俠累則以俠爲姓然俠累韓
君之季父俠非其姓可知或俠累之後以俠爲氏耳又韓策作傀廣韻誤以史記爲國策也韓非子内儲說作
廆即傀之異文俠累之俠索隱音古挾反則與任俠字異讀疑俠累爲廆猶壽夢爲乘之比急言之曰傀曰廆

綏言之曰俠累耳古今人表作俠纍注非義之義君子不爲也按孟子云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注〕欲讀仲尼之書而行蘇張之辯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然則子貢不爲與〔注〕言子貢亦行游說抑齊破吳以救魯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注〕恥國亂而不解於義高恥游說而不富貴其情下儀秦

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者張儀列傳云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句約從親張儀乃遂入秦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秦惠王十年儀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

魏王不肯聽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張儀復說魏王
事秦哀王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
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說楚王閉關絕約於齊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秦楚長為兄弟之國楚
王大說而許之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謂楚使
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秦齊兵共攻楚斬首八萬楚
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
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張儀乃請行曰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
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囚張儀將殺之於是鄭袖日
夜言懷王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
入質於秦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於是楚王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西面而事
秦以攻楚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事秦齊王曰齊僻陋隱

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也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秦王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索隱云年表云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蘇秦列傳云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出其書徧觀之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求說周顯王顯王弗信乃西至秦說惠王王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與趙從親文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死即因說趙肅侯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按賓讀爲擯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趙王乃飾車百

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於是說韓宣王又說魏襄王因東說齊宣王東南說楚威王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侯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復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燕王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詐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爲燕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狥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集解於習之於鬼谷先生下引徐廣云穎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又引風俗通義云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索隱云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穎川陽城並有鬼谷墟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又樂臺注鬼谷子書云蘇秦

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按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東南有鬼谷縱橫古書多作從橫或作從衡淮南子覽冥云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縱橫間之舉兵而相角高注云蘇秦約從張儀連橫南與北合爲從西與東合爲橫周本紀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集解引文穎云關東爲從關西爲橫又引孟康云南北爲從東西爲橫又引臣瓚云以利合爲從以威勢相脅曰橫正義云按諸說未允關東地南北長長爲從六國共居之關西地東西廣廣爲橫秦獨居之漢書藝文志有蘇子三十一篇張子十篇今竝不存詐人也聖人惡諸者張儀列傳云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橫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眞傾危之士哉音義惡烏路切孔子讀而儀秦行者音義秦行下孟切美行同按秦行之行當讀如字說見閒明聖讀庸行疏鳳鳴而鷙翰者音義鷙翰胡安切又侯肝切司馬云鷙鷹隼也翰羽翼也然則子貢不爲與者此據弟子列傳子貢傳設難言子貢即讀孔子之書而爲蘇張之亂者也世德堂本此句上有曰字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者論諸云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皇疏引李充云古之良使者受命不受辭

事有權宜則與時消息排患釋難解紛挫銳者可謂良也即其義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者音義說而失贅切

按蘇秦列傳云蘇秦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笑之蘇秦聞之而慚自傷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又云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疑於王者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又張儀列傳云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此皆儀秦以不富貴為恥之事

注言子貢亦行游說

抑齊破吳以救魯按世德堂本說上無行字弟子列傳云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子貢遂行至齊說田常不如伐吳田常曰吾兵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

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
子貢南見吳王說曰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
上諸侯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越王
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置齊
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且
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吳王大悅乃使
子貢之越越王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
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今
王誠發士卒佐之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
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
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
王大說許諾子貢遂行報吳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
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齊與吳將戰彼戰而
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脩兵休
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
於艾陵大破齊師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
吳晉爭彊晉人擊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吳王
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越遂破吳故子貢一出存魯亂
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
國各有變司馬云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考其
年與事皆不合蓋六國時游說之士託爲之詞太史公
不加考校因而記之楊子亦據太史公書發此語梁氏

志疑云子貢說齊晉吳越一節家語屈節篇越絕陳恆傳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並載之昔賢歷辯其謬墨子非儒
下篇謂孔子怒晏子沮尼谿之封于景公適齊欲伐魯
乃遣子貢之齊勸田常伐吳教高鮑毋得害田常之亂
遂勸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其爲六國時之妄談可
見孔鮒詰墨辯之矣或曰弟子傳皆短簡不繁獨子貢
傳榛蕪不休疑是後人闌入非史本文也梁謂史遷雜
采百家本多牴牾子貢傳之有此語蓋六國時縱傳之
說史遷因而收之不必非史本文至法言此文乃或人
據史記設難之辭子雲但謂亂而不解子貢恥諸則即
本論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爲義非遂信史記所
載爲眞也注於義高按世德堂本作其義高

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已〔注〕儀不迹秦蘇秦佩六國
相印以抑彊秦張儀入秦而復其衡後破山東曰昔在
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注〕任佞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儀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已者治平本作跡而注文儀不
迹秦秦作迹今改一律說文蹈踐也論語云不踐迹按謂不
儀秦之才復絕一時後有作者不能更踐其迹昔在任
人帝曰難之亦才矣者音義任音壬難之乃旦切司馬

云宋吳本作昔在任人帝而難之不以才矣難讀如字侫者口才也舜謂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能哲而惠何
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楊子言驩兜之徒能以巧言惑聖人其才亦不在人下矣按溫公說是也皋陶讀之知人
惟帝其難之即堯典之難任人偽傳訓堯典之難為拒而以皋陶讀之難為如字釋文因於堯典難字音乃旦
反於皋陶讀無音此妄生區別非古義也此文書在任人帝曰難之明以堯典之難任人與皋陶讀之帝其難
之為一事難之為言懼也說文忌難也一曰難也蓋不易謂之難知其不易而戒慎恐懼以臨之亦謂之難
問神云大聖之與大佞難也即任人難知之謂此引書以明才之不盡可貴謂佞人之為佞雖聰明如堯猶難
於別之其才為何如儀秦之才亦佞人而已何足算哉才乎才之非吾徒之才也者司馬云口才君子所不貴按
自或問淵騫之徒至此皆論先秦之事自美行園公云云以下則論漢事也　注儀不迹秦錢本迹作跡今依
治平本世德堂本無此語按弘範解此謂儀秦不相蹈襲秦言縱而儀言橫也吳云儀秦雖同術秦則務縱橫
儀則務解之二人之迹各不相蹈即李義之引伸惟當云秦則務縱衍橫字耳然二人不相蹈襲不必即為才
或人以為儀秦之行事非後人所能企及故謂之才迹不蹈即行事不可企及之意宋云言儀秦之才術超卓

自然不踐循舊人之迹亦非其義注蘇秦至山東按治平本此注惟有儀不迹秦四字以下全刪世德堂本無此四字而有蘇秦以下云云錢本竝有之今據補復其衡錢本世德堂本作復其衡乃形近而誤此用史記成其衡道語作衡無義今訂正注任侯按爾雅釋詁文世德堂本無此注

疏十六終